

# 现实世界中的大众社会推理及其他

——清张文学生命力之源泉

黄晓波 610064 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20 世纪的日本, 经历了 40 年代的战争、战败, 到 50 年代的被占领, 直到 60 年代的高度膨胀。这个太平洋岛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动荡之后, 终于从满目疮痍走上复苏之路。然而,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在轰轰烈烈地“为国贡献”之后, 猛然又遭遇在国际舞台上的销声匿迹, 后又随美国如坐过山车般窜居世界第二。在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频频受到挑战, 人民的肉体跟随国家命运一起大起大落的同时, 他们的思想该何去何从? 意识形态内的整合成为战后日本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无数碰撞中, 日本战后大众文学代表之一的作家、社会派推理小说始祖松本清张, 屡屡成为争论的目标人物。是他赋予了传统推理小说新的含义, 挽回了日益衰落的推理小说的颓势。然而, “推理”却不是他应对社会的唯一的武器, 他是靠“社会·历史”的元素, 让昭和大众甚至 21 世纪的我们, 都难以抵挡他的精神诱惑。清张作品, 其持久的魅力本身与社会、大众却又是密不可分的, 是作家本人对社会的重视, 让它们上升到历史的高度, 跨越时空引导众生看人生、看世界。

**关键词:** 文艺创作方针; 大众; 现实; 历史; 推理

近几年来, 国内经济突飞猛进,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 这些年是

收稿日期: 2009-9-28

作者简介: 黄晓波 (1975 - ), 女, 四川兴文人, 日本语言文学硕士,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文艺语言专业综合文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近代日本文学研究。

中国经济基础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点大概和“二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的迅速崛起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历史的重复不仅出现在经济的范畴，这些重复存在于方方面面；对于时空截然不同的中国和日本，各个层面都显示出雷同的轨迹，应该说，“新时代”这样一个极其相似的社会背景，毋庸置疑是最根本的缔造者。众所周知，战后的50年代以来，日本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东洋的奇迹”。经济领域的膨胀和骤变，为本国上层建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土壤；同时，意识形态内东与西碰撞而发生的剧变，也以纸质的、视听的，甚至身体力行的各种方式渗溢而出。在物质极大满足，以及科技愈来愈发达的前提下，大众追求身心和感官得到更大的满足，期待着出现更绚烂的奇迹。空前的富足与和平，导致新旧行业你追我赶，竞相争艳。而此时，文学的传统土壤中也随之开出了朵朵奇葩，文学类型与派别层出不穷，包括民主主义文学，第一、第二次战后派，第三新人等等。其中，大众文学与新闻出版业的相互渗透，使之得以更广泛的认同，历史、推理、恋爱、冒险类小说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其时代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同期的传统文学类别。内容的极大丰富、心态的极大宽容，应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鲜明特征。尽管当时还是出现了许多关于探究“纯文学”的论争，但是大众的需求不可忽视，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不可改写。

不难看出，以上的这种走势也逐渐出现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目前，新兴作家与既成作家之间的争论与创作，让当今中国的写实主义文学在“纯粹”与“通俗”之间徘徊，而大众媒介的介入更是让“文学”走起了中间路线。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日本文学界描述这一类作品时的称谓——中间小说。不可否认，它的流行是时代进步的结果，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可是，在如此众多纷繁的中间创作类型之中，我们判定它们的优与劣的标准，仅仅就是读者数量与被读的次数吗？在笔者看来回答无疑是否定的。一部作品是否有魅力，生命力是长是短，它能否成为经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取决于它为后人创造的“价值”的大小。这里，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当年的日本，那样一个曾经在经济上高速发展却在政治领域被强制失语的国度，又为后人传承了怎样或鲜活、或深邃、或严谨的，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价值”呢？

提到中间小说，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日本战后社会派推理小说。众所周知，它的创始人——松本清张，曾一度引领过战后日本极具特色的大众文学风潮，他毕生贡献了近千部作品，是昭和文坛的干将，曾经被尾崎秀树称为“象征着战后的文学存在”<sup>[1]</sup>。那么，松本清张和他所生存的时代留给我们

怎样的启迪和深思呢？

## 二

松本清张于明治 42 年（1909）出生在日本北九州小仓市的一个贫困家庭。15 岁高等小学毕业之后为了贴补家用，进入当地的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做杂佣。1943 年进入朝日新闻后被征入伍派往朝鲜，两年后因日本战败回国，继续为朝日新闻服务做图案工。清张苦涩的前半生的种种经历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莫大的影响。由于近乎为零的学历致使他频频受到歧视，长年居于人下的生活造就了清张不屈不挠的性格。为了克服学历低下的劣等感而苦苦挣扎与奋斗，清张终于在几十年后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在培植文学感觉的道路上，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但为将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材，还为清张人生观、世界观的日益成熟和系统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推理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起步较早。早在大正时期，芥川龙之介等人就有所尝试，但其作品尚不能看作真正的推理作品。在江户川乱步的几部严肃原创作品以及少年侦查团系列的推出后，推理小说得以逐渐走向大众并流行开来。但在这之后的 30 年间，日本推理小说无论是从描写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都逐渐陷入单纯解谜、千篇一律的境地。读者面对轻浮单薄、味同嚼蜡的作品已是热情不再。清张在他的《我是怎样看待和思考的》<sup>[2]</sup>中曾如此表述：

当时的侦探小说，在那之后（江户川乱步向通俗需求妥协之后）就失去了文学的普遍性，这样一来，推理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社会的一般性读者拒之门外，从而沦为那些只热衷于解谜伎俩，自诩为“鬼”的读者群的猜谜游戏的工具。<sup>[3]</sup>

清张流的推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迅速征服了既往的读者们，并让推理小说以压倒性优势占领了同时期的百姓阅读市场。昭和 33 年（1958）连载的两部长篇《点和线》《眼之壁》一经问世即火速卖座，引爆了当时所谓的“清张热”。直到《零的焦点》（1959）、《黑色的画集》（1958 - 1960）迎来了它的高潮期。这些推理作品，重在通过独特的视角，分析犯罪的动机与根源，以此暴露战后日本政治、社会体制的矛盾。它

们体裁多样,技巧与写实并重,在以往的推理作品尚在设局、解题的常套内打转时,它恰当地融入了“社会”的元素,巧妙地打破了怪异幻想的束缚,让传统推理界刮起了强劲的现实主义之风。并且,每部作品都展现了作者强烈的贴近大众、关心民生的创作动机,被隐瞒的历史和社会话题都得以重拾与重视。这样一种新的尝试让读者、媒体,以及评论界都忙得不可开交。这些作品完全改变了风靡一时的推理小说原有的轨迹,清张本人也被推上了正统社会派推理小说鼻祖的地位,当时甚至出现了“松本清张以前·以后”的说法,其划时代的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清张的创作却并非浅尝辄止,不管评论界的反应是褒是贬,经过几十年艰辛的磨炼、沉淀和积累,清张岂能轻易放弃原则。他不跪拜权威,不谄媚上层,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繁华背后的“真实”。他曾经在采访中被问及关于自己的文学信条时,他的回答是“真实的语言胜过美丽的文章”<sup>[4]</sup>。那么,仅靠推理,清张能否贯彻自己的信念呢,他的作品能否承受尾崎秀树对他的评价呢?

清张初登文坛并不是令他声名鹊起的推理小说,而是昭和26年(1951)入选《周刊朝日》的征文小说——《西乡札》,一部历史题材的时代小说。随后的许多作品继承了处女作的风格。如《某〈小仓日记〉传》(1952)、《菊枕》(1953)、《断碑》(1954)、《波之塔》(1960)、《野兽之道》(1964)、《沙漠的盐》(1967)等,均在事实和虚构的缝隙之间成功地展现了高于事实的真实。这些作品结合各种历史事件背景,生动地描绘出生活在高度成长的昭和30年代的众生相,揭示了世俗的无知、人性的偏执和扭曲的欲望,挖掘题材之广泛甚至超越了清张自己创造的社会派推理的范畴。

当然,与传统的以悬疑把戏、解谜套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侦探小说相比,清张流推理自身的质的飞跃确实让籍籍无名的他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国民作家”,但是,让评论界和学术界震撼的却是他对于历史深刻的理解和对时代敏锐的洞察力。

在当时近乎残酷的检阅审查制度的限制下,清张不得不频频将探索目光投向古代,借古喻今。比如《啾啾吟》(1953)、《家康和山师》(1955)、《天保图鉴》(1964)、《私说·日本会战谈》(1966)、《西海道谈绮》(1976-1977)等。从当年的《西乡札》到《西海道谈绮》,每一部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故事,许多作品和现实都是相互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就像清张自己说的那样，“描写历史制度下的人物就是描写在现代社会机构中喘息的人们”，通过历史小说中描写的权力构造和荒诞事，达到对当下的现实批判。当然，清张也并非想象中那样隐忍，他的理想就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让大众成为真相的知情者。他在许多作品中都无畏无惧，直抒胸臆。像《昭和史发掘》（1964）一针见血地揭露昭和初期社会的阴暗面，像《日本的黑雾》（1960）剖析在美军占领下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件真相等等。这些完整系统地利用史料进行加工创作的纪实类现代史作品，已经成为清张文学的代名词。对于历史，清张清楚，真相是不可能百分百再现和还原的，无论怎样的论调都不过是史家的主张——推测而已。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长期游弋在学界之外的清张，其严谨的态度竟然让许多历史学者战战兢兢。通过《古代史疑》（1974）、《古代探求》（1978）、《清张通史》（1976-1983）等系列史评，清张不但突破了史学界由来已久的观察框架，更是彰显出他——一介作家的强大的多元化存在力。

### 三

战后十年伴随着经济的复苏，民众对于自由地享受文化的权利意识也逐渐苏醒。的确，当时应运而生的时代小说家应该说不胜枚举，而清张的出现却让他们黯然失色。无疑，清张是时代弄潮儿中最为闪亮的中坚力量。当然，清张的璀璨并不像陨星那样短暂，他在随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地为社会创造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他灼热的光芒在赢得了读者的同时，却引起了很多学者、作家多方面褒贬不一的评价。

昭和36年（1961）到37年间，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参加了一场所谓的“纯文学论争”，这是一场由平野谦点燃的近代日本文学界的首场论战。参加者还有著名评论人伊藤整、作家大冈升平，以及小说家、诗人高见顺等。平野认为，纯文学几乎成为了历史的概念，纯文学如果不像松本清张或水上勉的作品那样恢复对于现实社会的关心，必将衰落。当时冷静接受了平野论的只有伊藤整一人，他甚至有所发展地断言今后文学不再需要区分纯文学、中间文学、大众文学了，并提出只要研究文学在质上的优劣即足矣。

与此相对，流行作家大冈升平在评论井上靖《苍狼》的时候，顺便把批评的矛头转向了清张和水上勉。他认为批评家们对推理小说赞美有余、批评不足。后来，在名为《批判松本清张——常识性文学论（12）》<sup>[5]</sup>一文

中，他展开了对清张的全面批判。他在谈到清张作为作家本质的时候，这样说道：“我对于潜伏在作者性格和经历内部的那些不幸深表同情，但这对我却更加深了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作家的印象。”总之，他把清张生活的“不幸”看作是一种“乖僻精神”，并且宣称，依靠这样的“乖僻精神”对所谓的“社会的丑恶”进行判断并将其想象成“浪漫”，仅就这样是无论如何都描写不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机制的。对此，清张速作《大冈升平氏关于浪漫的裁定》<sup>[6]</sup>一文，予以强有力的反击。也许，大冈的批判过于空乏无力，于读者只是徒增不快。进一步说，他对清张的批判，恰恰反映了在他本人内心存在着一种对大众普遍认同的清张式心理倾向的畏惧感。

于这样一场争论，三岛由纪夫却不置可否，他曾表示：“说纯文学变质了，现实性又怎么了等等，这种一犬吠虚万犬吠实的状况，不外乎都是因为纯文学卖得不怎么样而推理小说卖得太火了的原因吧。本来在欧美推理小说异常好卖，卖不了的都是些没资格称为推理的东西。而现在的日本，推理小说的创作和阅读的社会条件才刚刚成熟，卖得多好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今后必定还会越来越火。推理小说的市场本来如此，就因为如此，纯文学被抢了风头，这完全跟酒家的衰落由酒家的繁盛所致是一个道理。”<sup>[7]</sup>尽管三岛的言论十分怪诞，但我们仍不难发现，三岛既不是替推理辩护也不是袒护纯文学，不能不说它是清张现象的最好佐证。纷纷杂杂的论争过后，却是对清张的批判越激烈，清张文学魅力反而越加得到张扬。

当然，论争与评论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然而，在清张逐渐成熟并壮大的年代，日本文坛却屡屡遭遇震撼性的事件。昭和2年（1927）芥川龙之介自杀，23年太宰治自杀，45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这三件事情并非巧合，可以说，昭和的日本文坛经历着周期约为二十年的阵痛，一直到47年（1972）川端康成煤气中毒自杀（以上作家的简介略），日本甚至世界都为这一桩桩的自我毁灭而痛心。同样作为文学者，清张受到的冲击非同小可，然而清张即使在深省的时刻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非比寻常的理智。

在纪念三岛逝世8周年举行的与东京大学教授三好行雄的对谈<sup>[8]</sup>中，他谈到在青年期迷恋的是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尽管如此他认为，芥川文学中欠缺着“现实生活”的味道。芥川是在没有经历过世俗的洗礼、缺乏实际生活经验的头脑里，创作着他的“人生”，对于并不贴近大众生活、无法受惠于现实生活的“人工造”文章，清张感觉和自己颇为不合。显然，对于几乎和他同时代的三岛由纪夫，由于缺乏百姓式的实际生活经验而导致的人

工性，清张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清张看来，文学作品是而且只能是亲身体验民众的生活之后的高度精练。而三岛却被他自己亲自创造出来的人工美的世界所辖制，他仅仅是脚不沾地的知识阶层而已。他的文章无论构思多么精巧，由于远离了实际生活，局限即显而易见。素材和形式上的龃龉，造成三岛自我矛盾的尖锐化，探寻“美”的过程逐渐蜕变为追求一种的“实感体验”的极致行为。极端缺乏亲身体验形式的三岛，不得不将自己投身到政治社会运动中，从而找寻到自己的出路。三岛的“右翼”倾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碰壁的表现之一。

对于三岛由纪夫的文章，清张的评价是行文华美，取材详尽而贴切。但是，清张注意到的却是，他过度地拘泥于文学美而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如前所述，清张价值观的形成的根基，是他在平凡的前半生中，经历的各种现实生活的矛盾郁积交织而成的“怨恨”（ressentiment）。于清张而言，文学之所以萌生，首先要有扎根生活的“思想”，而非反向路径。欠缺现实生活感悟的三岛所谓的“右翼”思想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它和现实是完全游离的。在倾心于“右翼”思想的三岛身上，清张明显地感受到一种为追求完美纯文学的偏执的可怕。清张在这次的对谈当中这样表示：

三岛所倾心的方式是，将他的体验对象实物化，在实际生活当中张扬出来。……他的作品必须是完美主义的。其他的作家也许就在书房读点采风记录，然后虚构出自我需要的故事，而三岛却不满足于此，他需要亲身体验来抓住那些更加细腻更加精华的东西。所以在写二·二六事件青年将校“殉葬”为主题的东西时，他必须要亲自进入二·二六事件<sup>[9]</sup>中青年将校的世界。然而，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于是他须要自己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出来。<sup>[10]</sup>

从上面的发言不难看出，清张与三岛由纪夫的这种总是将现实的人工世界和观念的人工美的世界同化的生活方式，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尽管如此它仍不能掩盖清张话语中的双重含义。一方面，清张艳羨三岛的文学天资，感叹三岛通过特殊体验追求极致“美”的作品化历程。另一方面，清张却对三岛的追寻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暗示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体验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夭亡。三岛式构成事件的方向是“文学→生活”；与此相对，清张是彻头彻尾的“生活→文学”。

## 四

综上所述,从幼年、青年,以至于成年都极为普通的清张,在家境、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文学创作的环境等方面都无法与在他之前的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和几乎同时代的三岛由纪夫相提并论。可是,清张文学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傲立于昭和文坛长达40年之久。当然,这个数字仅仅是清张后半生的生命长度。清张没有超凡的才气,没有优越的家境,但他却拥有不可比拟的坚韧,拥有面对挫折不示弱的决心。一朝成为作家,那么他的成长必定是在不断地否定自我、挑战社会的不公正过程中螺旋式上升的。正视自我的短浅和社会无处不在的阴暗,难道不是作家应尽的义务吗?正是抱有这样的信念,清张在面对辉煌和荣誉时没有迷失自我,更没有在灰暗失落时自我毁灭。作家创作出有魅力的作品留给后世,固然值得后人尊敬仰视,然而被人们传颂的难道只有那冰冷的文字吗?作为作家的个体难道不也是后人常常奉为经典的榜样吗?作家生命的跃动通过作品传递给他人的同时,他的生命力也得以传递和延续,这时只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彰显出最为旺盛的激情。假如你遭遇了苦闷与彷徨,就请多多接触身边最真实的社会吧,这应该是清张教给我们的一个真理。

随着科技的发展表现形式日趋多样化,即使在清张逝世多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仍然在千变万化的舞台上吸引着大众的眼球(本篇不讨论其作品影视化的过程)。对于成长于昭和的民众来说,清张已经植根于他们的生活,清张作品不但伴随他们的成长,而且还是他们的良师益友,甚至是价值观形成的标尺之一。即使在今天,清张式看待事物的方法仍然被许许多多人沿用,清张的世界仍然充满了谜一样的磁力,但我们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由无数个社会个体构建而成的。如果说,清张为民众贡献了智慧,大众则为清张奉献了整个世界。这样的关系让清张的世界充满了血与肉,它像泉眼一样源源不断地给这个世界输送着最前沿的信息,一股又一股交集成为清张文学的灵魂。作为中国读者,笔者掩卷思量,这不正契合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创作方针吗?

可以说,清张的后半生为开拓文学领域的事业鞠躬尽瘁。在文学的道路上无师自通的他,为的是满足自我的求知欲。他的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参与方式特立独行,不可复制,从他42岁发表第一部作品直到他去世之前



都不曾停止过手中的笔。四十多年的创作道路上，没有门派，没有盟友，不尽信权威，不讨好权贵，将异化与孤立化为文学创作的动力，不懈努力地探索作为作家的一切可能性。清张如此孤独地奋战在矛盾重重的昭和时代，却既没有半途而废，也没有自我毁灭，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实力为后世开创了广阔的天地。一个小学毕业即为家计四处奔波的少年成长为独树一帜的社会派推理创始人，他依靠的是对自我表达的热情、对生活毫不退缩的执著、对真理探求的强烈渴望。应该说，清张文学的生命力不单纯是其作品中蕴含的魅力，作家于家庭、于他人、于社会的“入世”态度是其强大生存能力的根本源泉。

注释：

- [1] “松本清張は戦後を象徴する文学的存在だった。それは文学上の限られた範囲のことではなく、むしろ精神的な意味においてである。”尾崎秀樹「松本清張文学の特質」p6（『松本清張研究』創刊号1996年9月 砂書房）。本论文中文翻译均为笔者译。
- [2] 松本清張『私のものの見方？ 考え方』（大和出版、1978年）。本论文除此书外，凡涉及松本清張作品均参照『松本清張全集』（文藝春秋、1971-83）。
- [3] “当時の探偵小説は、その後（江戸川乱歩が通俗的な需要とした後）引き続いて、普遍性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かくて、いわゆる探偵小説は、長い間、一般社会の読者からしめ出され、ただ、謎解きやトリックなどに凝っている一部の「鬼」と称する読者相手のパズルの遊戯になり下がってしまった。”松本清張『私のものの見方？ 考え方』pp. 113-114（大和出版、1978年）
- [4] “美しい文章より真実の文字”田村栄『松本清張の世界—その人生と文学』p197（光和堂、1993年）
- [5] 「松本清張批判——常識的文学論（12）」『群像』昭和36（1961）、12
- [6] 「大岡昇平氏のロマンチックな裁断」『群像』昭和37（1962）、1
- [7] “私は近頃の文壇ごときものに全く興味がない。純文学が変質したの、アクチュアリティがどうかしたの、と一人言へば一人がかみつき、一犬虚に吠えて万犬実を伝えるごとき、状況だが、その大本は、推理小説が売れ過ぎて、純文学が売れなくなつたといふだけのことだから、笑はせる。もともと推理小説とは欧米でも売れて売れて困るもので、売れない推理小説は、そもそも推理小説の資格がないやうなものだ。それが日本では、初めて推理小説が書かれて読まれる社会的条件が整つたところだから、いくら売れても当然で、これから先ますます売れるに違ひない。推理小説のマーケットとは本来そういふもので、そのおかげで純文学

- が圧倒されたといふのは酒屋の繁昌のおかげで酒屋が衰えた。”「『純文学とは?』  
そのほか」 【決定版三島由紀夫全集? 32 卷】 p79 (新潮社 2000-2004 年版)
- [8] 「文学対談 社会派推理小説への道程」 【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 特集松本清張の  
世界】 1978 年 06 月号
- [9] “三島ののめり方というのは、彼の対象経験がああいう生活にまで変えてしまっ  
た。(中略) 三島由紀夫の場合は、自己の作品が完全主義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ほかの作家なら、たいてい書齋にいて取材レポート何か読んで、それから自分の  
頭の中でその世界を構築するところだが、三島はそれだけじゃなくて、もつと自  
分が体験してそこからより具体的なもの、より真髓的なもの、それをつかもうと  
した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二・二六事件の青年将校にモチーフをと  
った「殉死」を書けば、二・二六事件の青年将校的な世界に入ってゆかねばなら  
ない。ところが、今はそういうものがない、なければそれを自分で作る、という  
ことですな。”「文学対談 社会派推理小説への道程」 【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  
特集松本清張の世界】 1978 年 06 月号 pp. 32-33
- [10] 二・二六事件是 1936 年 (昭和 11 年) 2 月 26 日, 在日本发生的 1483 名陆军青年  
官兵反叛的事件, 是一次由皇道派军人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政变失败使得东条英  
机为首的统治派借机清理敌对的皇道派军人的政治势力, 日本军国主义得到巩固。  
第二次中日战争亦在翌年爆发。详参见《日本近代史・下》(井上清 鈴木正四著  
杨辉译 商务印书馆 1972) 二・二六政变项。